

飛山易解二至，宋郭忠恕撰，舊抄本，國人少以父名書，猶善事急任官，補右班院

監生薄，宣和間爲河東提學，坐格鹽法，

改永興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今

字，其後俱列職，贈太中大夫。事實具見中

通易及中庸，著有兼山易解、西學源流論、兼

序，另輯家易說及大易經傳所引。部讀書

武云：「忠孝頤明，數自謂母李氏之卦變

右，死無繼，故其書散落半。則是志所

大易解言於卷卅四大壯以後，即罕引兼山

通易及中庸，著有兼山易解、西學源流論、兼

序，另輯家易說及大易經傳所引。部讀書

長作蠹書蟬 猶資慰我心

昌彼得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偶然機緣進中圖

我本來是學歷史的，從賀師昌羣研治秦漢史，而與古籍伴隨了一輩子，這其間有一段機緣。

民國 34 年夏，我畢業於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歷史學系。我是在 30 年由湖北省政府保送進入中大就讀的，畢業後應當回鄉梓（恩施）服務，一切都已洽妥了，但因趕寫畢業論文，尚未完成。7 月，美國在長崎、廣島相繼投下了兩顆原子弹，8 月 10 日，日本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8 年抗戰，終於贏得最後勝利，全國浸沈於狂歡慶祝之中。接著政府宣佈復員歸還都，戰時設在恩施的湖北省政府當然也忙於籌劃遷回武昌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去恩施報到，是否適宜？乃請教於沈師剛伯，他也認為宜緩其行。此時恰巧國立中央圖書館蔣慰堂先生有意纂修史籍考，商請本系系主任張致遠師推薦一人充任編輯，我是在此種情形下進入了中央圖書館。我國的專科目錄，清代有朱彝尊的經義考，謝啟昆的小學考，關於史書曾有章學誠撰了一部史籍考，但其稿尚未刻就已經散佚了，所以蔣館長欲繼前修而編纂此鉅著。

我是 9 月 1 日到中央圖書館報到的，主持其事者是曾執教西南聯大的尹石公（炎武）教授，共事的尚有從特藏組調來的童、楊兩位先生，未幾，傅樂成兄自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返回重慶也參加了這項編纂工作。我們每日從各種目錄中蒐輯資料，編製卡片，這是我接觸中國目錄學之始。翌年初，中央圖書館設在江津白沙鎮的分館結束，人員圖書集中重慶等候復員返京，屈翼鵬先生亦應蔣館長之邀，辭中央研究院工作而回館任特藏組主任，隨即搭乘輪船赴南京。我是在 5 月初離開重慶，走西北公路經陝西、河南、武漢，沿途停留探親，歷時月餘，方抵南京，這時重慶的同仁大抵已復員來到南京，但我的工作有了改變。因接收敵偽的圖書甚多，以及抗戰期中蔣館長冒生命危險潛往上海主持蒐購而為日本掠去的善本書也已運回南京，善本書堆積如山，亟待整理編目，故在重慶成立的史籍考編輯室予以撤銷，工作同仁傅樂成兄調採訪組，楊先生辭職他去，童養年先生與我派特藏組，從事善本改編工作，尹石公先生亦在特藏組，但未幾離職轉任國史館編纂。

考編善本興趣生

初到南京從事善本書的考編工作，因不是我進入中圖服務的旨趣，很想另謀出路。7 月，我的業師賀昌羣先生復員來到南京，並接任中大歷史系主任，我前往成賢街中大拜訪

他談及此事。賀師却大不以為然，謂中國所藏善本豐富，正讀書人嚮往的聖地，求之而不得，豈可輕言捨棄。他並舉出近代的學者如梁任公、胡適之、向覺明等等，皆曾在圖書館工作過，始有日後的成就，如北平圖書館中造就的人材甚衆。賀師並指導我讀書的方法，取一書先細閱其前後的序跋，可瞭解此書編撰的緣起及作者的人品事略，再閱卷前目次及歷代書志有關其書的記載，則可知其內容大旨，寓讀書於工作之中，假若每天編書三、五種，等於一年讀了上千部的書，這是何等難得的機會。此後我即遵照賀師的指示來從事善本的改編，並查考歷代書目對於一書在分類上的異同，及取勘館藏關於其書各種不同的版本，時日稍久，我對改編善本工作興趣盎然而生，就不以灰塵撲面為苦了。我對宋元版的鑒別毫無把握，所以都選明版書來編，遇到非明版而似宋元版的書則送請尹、葉二老審閱，兩年下來對於各朝代明版的鑒別漸有心得，當年寫了一篇「元刊本膺品知見記」，就是編明版心得的產品，在國立編譯館的學刊發表。36 年秋，中圖購到一部元版朱墨兩色印的金剛經，報紙披露後，引起北方版本學者的興趣，或撰文以為不可能，甚至以其為僞；或親來賞閱，如袁守和、趙萬里諸先生雖認其為元版無疑，但對在明末閔齊伋發明套版之前，就已有朱墨本仍心存疑義。我在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卷四中，找到了一段記載，說胡氏當時曾見到有朱墨本的書，即所謂的「雙印」，其著書時代在閔氏發明套版前的二十餘年，套版印刷即是由雙印發展而來，寫了一篇小文，刊載中央日報副刊，對於元刻朱墨本金剛經，算是覓得文獻上的依據，可以平息時人的疑惑。在南京兩年另 8 個月的工作是我奠定版本目錄學的基礎的時期。37 年夏，沈師剛伯應臺大傅孟真校長之聘，來臺出任文學院長。剛伯師曾詢問我願否隨他來臺大，假若是在兩年前，我是不會放棄這個機會的，現在我却婉謝了，但未料半年以後，我仍到了臺灣。

書蟬生涯終不悔

38 年元月，我奉派押運中圖第二批善本書抵達臺灣，押運經過曲折以後有機會再詳述。中圖運臺三批圖書 644 箱，與故宮、中央兩博物院文物，初存貯臺中糖廠倉庫，翌年底北溝新建庫房落成，始遷霧峯北溝村，教育部成立國立故宮中央博物圖書聯合管理處來統籌管理。在此時期，善本均存置箱中，不便檢閱，工作只在保管，偶而開箱曝晾而已，且在精神上極不愉快，中圖三批押運的 6 位同仁中，已有王省吾、儲連甲二兄辭職他就，這時我也思去。到臺北拜望沈剛伯師道明來意，剛伯師謂文學院的祕書正好出缺，問我願否屈就，並云中央軍校正需一歷史教員，如我願往，亦可推薦。我在猶豫不決中，拜訪屈翼鵬先生請教，屈公則謂中

情形不詳，不悉何時進入大內，藏處鍾慶宮，天祿琳琅未著錄。宋刻畫譜早已無傳，元刻畫譜亦有此說，孤本秘笈，復遺經明清兩代名畫家及藏書家收藏賞鑒，其實為何如耶？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類說題識

類說五十卷，宋晉錢撰。錢、宋無傳，四庫提要云：「錢字端伯，晉江人，官至尚書郎直賓文閣，奉祠家居，撰述甚富」。清秦恩復刊晉氏樂府雅詞跋云：「錢字端伯，自號至遊子，溫陵人，丞相懷之從兄，官至太府卿。奉祠退居銀峯，多所撰述，有類說六十卷，道樞二十卷，集仙傳十二卷、宋百家詩選一百卷、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存於今者，唯類說及雅詞而已」。案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繁年要錄卷一六五：「紹興二十三年九月，右文殿修撰新知蘆州曾慥乞與康定府都統制王權同議營田」。又卷六六：「二十四年六月乙酉右文殿修撰知蘆州曾慥、高郵軍使吳祖棣並罷。……時慥上疏自詆不受張邦昌僞命

圖善本的改編，我曾致力，應有感情。且押運同仁中，僅我略懂版本，應對善本的保管，負有責任，而極力勸阻。時蔣慰堂先生方由港來臺，執教臺大，亦勉我以善本書為重。蔣、屈兩位並促沈師要我打消辭意，我只有奉命惟謹了。43 年 9 月，中央圖書館奉教育部之命在臺復館，蔣慰堂先生再復館長原職，派我為特藏組主任，北溝善本書庫脫離聯管處的管轄，於是工作得以開展，我將善本書箱改成櫃式，取閱方便，又開始了我的另一段蠹書生涯。過去我不敢接觸的宋金元版，此時因奉命編宋版圖錄、金元版圖錄，而予以全部檢閱。以前我最怕編佛教經典，對其分類一竅不通，此時因要出版中圖善本書目，而不得不研究歷代佛教目錄。這一時間工作減少，我得致力於版本校勘，寫了一部說郛考，一直到 54 年全部善本移運臺北的 11 多時間，是我一生的黃金時代，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知識與經驗充實了許多，所以我以為「蝶菴」為號。現在回想起來，兩次打算離開中圖未成功，而決定了我的一生。南宋初年名相李忠定公的一首詩，中有「平生長作蠹書蟬，老來猶資慰我心」兩句，正是我目前心情的寫照。